

蒲华



名家精品
○蒲华花卉册

SH 上海画报出版社

2.52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蒲华, 花卉册 / 蒲华绘. — 上海: 上海画报出版社, 2001.3

ISBN 7-80530-670-2

I. 蒲… II. 蒲… III. 花卉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10436号

名家精品丛书

蒲华·花卉册

收藏者: 邵洛羊

责任编辑: 郑明

出版: 上海画报出版社

上海市长乐路673弄33号

邮政编码: 200040

制版: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

印刷: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: 780 × 1092 1/12

印张: 1

印数: 3001-6200

版次: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12月第2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530-670-2/J·671

定价: 12元

未出土时先有节 纵凌云志也无心

邵鸿茅

——评述“海上画派”先驱者蒲华的艺术成就

浙江省嘉兴市政府在市中心瓶山公园北侧建造了蒲华艺术馆，占地三点七二亩，建筑面积一九五六平方米，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举行了开馆典礼。终于使“蒲华”这颗久埋土中的明珠，亮丽地见了天日。

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，海上画坛多半乐道三位艺术大师：任伯年、虚谷和吴昌硕，可稍早一点尚有一位天资高迈、风神超逸的蒲华。他淡泊名利，敝屣权贵，尽管“豪横人同笔一枝”，却一直沉玉埋珠，难获珍珍。直至近二百年方为世人所关注。早在一九五四年黄宾虹写给顾飞的信里已明确提到：“百年来海上名家，仅守姜东陵、虞山及扬州八怪面目，或蓝田叔、陈老莲。唯蒲作英用笔阔健，得之古法，山水虽粗率，已不多见。”元是慧眼目目，识人非凡。

中国乃一文明古国，中国画的美学思想和风格体裁，有自己艺术规律和艺术特征。南北朝时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篇中写道：“独造之匠，窥意象而运斤”第一个提出：“意象”一词。画境缔造的追求是：神要畅，意要达。东晋和南北朝魏晋，拍手赏，宋的张彦远，苏轼，黄庭坚，米芾等先后从不同角度有所揭示。然而艺术的发展总有客观规律和过程，思想先行，创作实践行踵不上。中国画发展到唐、宋，注重侧重于解法、尚工，是形象重于畅神，状物高于达意。蒙古族入主中原后，社会动荡而思想活跃，不少江南士人栖居山林，徜徉于太湖流域，寄情书画，中国画的实际领导和审美趣向，由宫廷转向民间。元画的流向，从尚工走向尚意，倡号“书画同源”，方主“丘壑内营”，标举为“胸中逸气”，认为画中的最高境界是“意”的追求。明、清两代绘画循此路数伸展，在立品、达意、畅神、抒情的探索中增添了求趣的情意。到了明末清初，进一步强化了金石篆刻、书法、诗文、款识和题画有无间的化合。在花卉和“四君子”领域里形成了具有文人画气息的大写意路数。集其大成，登其峰巅的继晋唐、自阳、八大、石涛之后，出了个吴昌硕，可当初被刺斜棘，开辟磅礴、破泥古之积习，开“海派”之新风者，不要忘掉蒲华。这中间须补说几句：昌硕重视情

息，熟谙世故，懂得市场运作，左右上下又有一批相助之人，遂春风得意，脱颖而出：蒲华身如野鹤，心似鲋鱼，只知九零十晚，不擅包装运作，能不潦倒一生哉！

清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蒲华出生于浙江秀水县乍浦（今属嘉兴市），字作英原名成，初字卓英，又字作英。号卧山野史，种竹道人，斋名芙蓉庵，寓沪时称九零十研斋，不染俗。他祖上编籍“堕民”，明代称“丐户”。相传元灭南宋，将俘虏和“罪人”集中到绍兴一带，称“丐户”。数百年来视作“贱民”，“卑贱族”，不准与平民通婚，也不许应科举（辛亥革命后废除），只能做贱役杂役，如喜娘轿子之流。蒲华幼年做过扁担，因为读书识字，在庙中扶几升沙盘，备尝人间酸辛。及长，其书画用笔宛如划沙，盘屈有奇气，人谓与多年扶沙盘有关。同治元年（1862）蒲华“浮宅春申浦”，他是携妻女同来上海的（“妻妾一舸春申浦”），迁居来沪后，曾经住客小长芦馆严姓家。主人奇其才，待若上宾，而余门客诸君共出，甚至至与其婚。昌硕看眼相如，识作英于凤生中。作英年长昌硕十二岁，两人曾合作一画幅，写作英题了“岁寒交”三字。作英也写上“死后精神留墨竹，生前知己许寒梅”。吴昌硕在蒲华的《芙蓉庵焚余草》序言中回忆往事：“作英蒲君为余五十年前之老友也，曷少过从，风趣可掬。尝于夏月间，衣粗葛，委笔与两枝，指指如飞。汗背如雨，喘息未定，即握管写竹行，墨雨淋漓，竹叶如翠，萧萧飒飒，如疾风振林，听之有声，思之成味。其襟怀之洒落，逾恒人也如斯。”两位艺坛巨匠，品相和，志相若，两相契合，为近代绘画史上的佳话。

咸丰三年（1853）蒲华和顾鹤畴同时入举，中秀才，同年和缪荃孙结婚，一才女，婚后常随蒲华好游历，绘桃花题诗江滨：“镜影以随离情，东风拂面作生花。”蒲华和之，诗多趣怪：“画迹超群亦难推，生须香艳醉中观。青衫红雨春人梦，深迹年涯旅食寒。”惜在作英十二岁时，妻亡，蒲华深深哀悼，作五古长诗以悼，中有：“文章难继国，腐儒何为为？念念兰花处，蛱蝶一何痴。”此后就孤孀一身，“寄气托豪剑，四海酒千厄”，挟一管笔一枝，浪迹天涯。

作英晚年定居于今之上海市汉口路西藏路间的“登瀛里”，小楼仅可容膝。邻近有“外国坟山”，春节自书春联“老嫗扶杖，洋鬼比邻”，可见风趣。这一带妓女聚居，旧称“野鸡窠”。有一日昌硕往访，久敲不开门，戏作一诗，末二句为“柴门日午叩不响，鸡犬一屋出谁家”。

蒲华应岁考时，试卷字迹写得伸张出格，考官不悦，仅给一“复试四等”，勉魁中个秀才。也曾服官某地，又不耐衙门规矩向上司解官，便“飘然解组归”，浪迹春申江畔，晚矣画鬻字为生，破衣囊剩，一生路穷。他所处的时代，正值“方生未死”之前夕。

黑夜将尽而曙光未露，从他的诗句中，能听到呼喊：“万斛愁难遣，千秋志未忘。”“照人肝胆与谁明？”“安得风生消世虑？”“半段老来云。”还有一诗：“征衫色减风尘里，彩笔犹随草莽中”句，概括了生活上的颠沛，也道出了艺术上的遭遇，愤世嫉俗，流亡言表。萧华倔强傲世。他在题《菊》中写道：“莫向秋风愁老大，晚香犹节自扶持。”他是一位以知毅力于书画艺术上的十分纯洁的艺术家。

萧华安门有笔，却从不上比较级，有人替他磨墨，或达几丈半高，就即磨碎笔，爱酒，饮者皆醉于纸砚间，铁笔随随，欣然命笔，平素不自持，有豪侠气，得钱就买酒，斗酒为乐，没有人替他磨墨，就磨墨即用，任意挥洒，水墨淡淡，纵横捭阖于净手，人戏称他“萧洒洒”。他善上堂众探笔，大醉狂醉，顷刻可成，骑幅四座，海内无匹。

据吴东边先生《吴昌硕次子》告诉我，他“见过萧华，容貌不甚苍老”，“萧华画竹昔，幼随父微时，惜早年之作，今已难睹”，“吾见过萧华的画，自题‘仿傅青主’，倒是真朴人，可能是萧华的白象老师”。傅青主其人，未见著述，萧华三十多岁时曾客宁波、台州一带十余年，可能在此时相识傅青主。萧华一带有画家林蓝、傅鹤生、姚梅伯、赵之谦等人，都对萧华有影响。吴东边说的“傅鹤生”估计就是傅鹤生。萧华年轻时也从过乡人周周学画，周周（1820—1875）字存伯，号花湖居士，其画《飞鹰图》，傅鹤生亦师近人。

萧华的花卉，中年学青藤、王冕，晚年行笔劲峻古厚，自由机杼，一开大稿，以篆法隶法，草书大画，自成面目。刊印的《鸟篆图十》、《行》之双韵水书和“叫屈快”之《空谷幽香》以及《香雪海》、《清供》、《佛手》、《指霜清艳》等诸作，气派、功力都是上上乘，是他七十三岁的代表作。可见萧华精心之品，虽为老年人亦难以与之匹敌。实际上是昌硕、赵云篆、王篆、朱配卿等都受到他的影响。他最擅画竹，可惜早年之作未见，说他是学文徵明的，想见那时候的画竹，可能结构严谨，风致挺秀，他何意乡先贤吴镇的画竹成就，二十岁时曾往访吴仲圭梅花庵于梅树，作《七律》：“向梅庵庵里来，道人手点千枝，两间尽是禁风骨，三尺荒坡峙草莱。死后精神留墨竹，生前知”，短短数语高士，张望苍古立誓。可见其敬仰之心。吴亦昌硕，在《萧华竹集册中题有“文苏徐画”四字，总笔中书，主张“由法而化，雅韵自然，切不可求笔法”，“惜也”。写于枝干挥冲决，劲利如刀挥下新，由内而外，尤善于结构，所写之竹，浑冲而于劲利，含婉约于峻直。有首题《竹诗》，曲曲写出他的胸臆：“萧萧风雨入秋多，吐出胸中果几何，一片凉心凉午

竹，竹间从翠湿岩阿。”《墨竹》一图，上题“拟将一段绿溪州，扫取苍梢万尺长”。诗句是文同的，竹气却是萧华的，有幅四十九岁的《墨竹》，题曰：“未出山时先有节，纵发云志也无心。”尤其是说他一生为人了。萧华英的山水画，亦自具面目，其山水树石，粗放恣肆，水墨淋漓，得气于李流芳，有徐，有徐，上追元人。所首《绿竹》，题《吴昌硕题句的《绿竹》和《墨竹》一画，竹竿神韵，于苍茫处见精致。萧华山水画多湿笔，此作干湿并用，皱擦兼施，运笔从实处松出来，在萧氏作品中甚为罕见，为其七十三岁所作精品。

水墨画“水墨为工”，海上画派中萧华英、吴昌硕是两位用水、用墨，用笔最擅挥场的高手。萧华为人率直宽和，上海人说的“好话”，求的人多，应酬之作不免快速潦草，笔墨率稚和水法失当，以及有重色过多之失，但这仅是萧华艺术的现象，非其本质也。

光绪七年（1881）萧华五十岁，是年春，应邀赴日本，名噪一时，前作《寄萧华英之日本国》诗，中有“萧生磊落不羁生，画竹深得玄理理，平生雅有济世志，正堪郁郁卧江”句，和萧华二十八岁所作“我本悲秋客，初时清梦多，清梅柳复时，古剑不须磨”的儒不羁志之情相一致的。世人只以落拓不羁、诗酒人生目之，是没有明萧华的本质。评萧华要中看他人品和他的作品。

萧华的书法，在清末民初自是高人一等，沈汝璜评他“其书有波宕洞宕，白王羲之，狂草如龙蛇，神仙笔也”（《萧华墓志铭》），王遂常取苏轼诗句破字论作英书法成就：“落笔不经意，入秋老境。”这个十岁把萧华书法说活了。萧华七十六岁临写张旭的草书，有段跋：“学大草书，仿陶帖而较顿挫，素，则必有所得，然素师帖多，如李阳帖、自叙帖、小字千字文、大字千字文、草圣经、秋兴八首，册本十余册，而张长史帖最少，陶帖中略略有几，此草意帖亦世所罕见，字只数行，可知草圣之为草圣也耶！观摩者须作举头天外之想，卧去俗气。”光绪丁未秋食萧华跋。”萧华的书法成就，大可与吴昌硕、沈曾植同垂不朽。

中国画发展到清末的时局，光绪年间，画坛沉沉、笼罩着守旧之风，王恣恣花竹的纤丽小品，“小四王”、“后四王”山水的模拟因袭，人们已经看得腻了，开拓者终于前后崛起，破中有立，创立清新之境界者四位大师：萧华、虚谷、任颐、吴昌硕。萧华年二十，他的画，他的书法，他的诗，尤其是他的气派人品，不其影响，吴昌硕更是其中一杆。在开创新一代“海上画派”的，这四大家中实力最强，萧华跑的是第一棒，他跑得好，其功不可没，我们应该确立他在中国绘画史上立牢碑的地位。

一九八五年三月 稿

二〇〇一年一月 稿

（画心纵33厘米，宽20厘米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ISBN 7-80530-670-2



9 787805 306704 >

ISBN7-80530-670-2

J·671 定价：12元

